

奋进40年 逐梦新征程

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归去来兮 沙澧为家

■罗腾腾

2004年,由于家庭变故,我离开生活多年的郑州,回到老家漯河。身边的同学都很意外,眼神里满是不解。

那时,我身边知道漯河的人不多。只有提起双汇火腿肠的时候,他们才会恍然大悟:“原来双汇是漯河的!”那时的漯河就只有这一张简单的名片,虽然朴素、低调,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

小时候,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寒暑假从郑州坐绿皮火车到漯河的两个多小时。每次走到孟庙站时,父亲总会趴在车窗边说:“快了,快了,我们快到家了。”途经沙河大桥时,他还会说:“我们进漯河了!”这些话,每年我都要听上两次,一次是暑假,一次是春节。童年的日子简单又快乐,有解暑的冰棍,有过年的鞭炮,有热闹的戏台,还有中华市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……它们拼成了我独一无二的童年回忆。

如今,父亲已经离世。再走这条路时我才懂得,当年他反复说着归家的话,不仅是带我回家,也是在表达心底的乡愁。这片土地安放了我的童年,也藏着父亲一生的牵挂。

2004年,我进入召陵区一家单位工作。从那时开始,我才真正地深入了解漯河。那时的召陵有许多砖瓦窑场、空地

荒地,路面不平,房屋陈旧。后来,我有幸加入召陵区的讲解员队伍,肩负起推介新城、迎接客商的责任。那时的我满腔热忱与骄傲,一脸真诚地介绍:“青春召陵,朝气蓬勃,未来可期!”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,召陵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。曾经尘土飞扬、窑场遍地的荒原土地旧貌换新颜。低矮平房不见了,路网纵横交错,高楼鳞次栉比,现代化企业落地生根、集聚发展。昔日默默无闻的年轻新区如今已成为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繁华兴盛的城市新地标,跑出了“召陵速度”。

这二十年,我和漯河一起慢慢成长。从最初回到漯河工作,到在这里成家立业、结婚生子,我人生中的重要阶段都和这座城市紧紧绑在一起。漯河早已褪去小城的青涩,完成华丽蝶变。这座中国食品名城从最初仅有双汇家喻户晓,发展到如今双汇、卫龙、南街村等龙头企业享誉全国。食博会更是宾朋云集、万众瞩目。每次同学聚会,我都会把这座中国食品名城推荐给大家。年少时众人的疑惑如今变成由衷的羡慕和赞叹。大家听我细数漯河的变化,尝着漯河的特色美食,再没有人问我当初为何从郑州回到小城。相反,所有人都说我爱对了。这座城市宜居

宜业、烟火气十足,既有稳步向上的发展势头,又有难得的岁月静好。

二十余年朝夕相伴,我见证了漯河的成长。泥泞小路变通途,老旧街巷换新颜,乡村整洁秀美,城市扩容提质,道路四通八达……漯河的点滴变化我尽收眼底。

我常常感慨,我人生中最好的二十年恰逢漯河发展最快的二十年。我扎根沙澧大地,成为一名踏实、温暖的漯河人。《漯河赋》有言:“漯河,因水得名,依水而兴。沙澧东去,通江达海;天赐螺湾,两水相融。流淌千载不息,恩泽四岸生灵。傲处中原之中,四方辐凑;汇集南北之萃,物阜民丰。”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装着我的童年,藏着父亲的乡愁,陪着我一路成长、向上。

我何其有幸能见证漯河的蝶变。往后余生,我会带着父亲对这片土地的眷恋,继续守护家乡。愿吾乡风物长新、人间岁岁平安。

烟火日常里 小城四十年

■陈佳依

我家住在澧水之畔。1986年漯河升格为省辖市至今,四十载光阴流转。我们一家人的烟火日常融入小城的破茧生长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漯河刚升格为省辖市不久,老城区街巷多是土路,城外大片农田。那时,祖父在老粮库上班。仓库里的机器老旧,米、面外运全靠人力板车。那时的老街集市上沿街铺面寥寥,几块漯河南瓜饼、袋装小零食便能令孩子们格外欢喜。祖父常说,那会儿没人料到这座内陆小城有一天能凭食品产业扬名全国。

迈入21世纪,随着漯河食品产业兴起,父亲入职本地食品厂。昔日的城郊荒地如今厂房林立,本土食品品牌走出河南,往来厂区的板车换成了满载货品的大卡车。我家门口的泥泞小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,绿化改造后的沙澧河畔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。每逢周末,我们全家都会在澧河岸边散步。家里的代步工具几经更迭,从老式自行车换成摩托车,最后换成家用轿车,出行愈发便捷。

这座城市发展日新月异:老旧小区院改造落地,祖辈居住的老式小区管线翻新、楼院修整;公交线路日益优化,近郊特色采摘园、农家小院遍地开花,乡村百姓靠着特色种植、养殖增收致富;食博会一届比一届精彩,各地客商齐聚沙澧大地,丰富的漯河特产销往大江南北。

前些日子,我陪祖父漫步至彩虹桥。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,两岸绿树连绵,远处高楼林立。祖父驻足良久,向我细数城市四十载变迁:从前巷窄屋低、物资匮乏,如今碧波环城、百业兴旺。

一户人家的生活变迁是一座城市的发展缩影。四十年栉风沐雨,漯河从闭塞小城蝶变为中国食品名城、生态宜居之城。立足新征程,漯河正步履不停,奔赴崭新未来。

心灵漫笔

军营生死情

■董晋生

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每逢八一建军节都会想起战友。我们把八一建军节当成自己的生日,时常念叨战友间的生死情,追忆在军营的那些讲不完的故事。

今年八一建军节来临前,我自驾前往新疆,特意在乔尔玛找一家民宿住下,准备第二天到乔尔玛革命烈士陵园缅怀为修建独库公路而牺牲的168名烈士。走到乔尔玛烈士陵园门口时,我一眼看到门口左边“守望者”三个黄色大字旁边坐着一位身穿65式军服的老兵。他就是全国道德模范、“感动中国”2013年度人物——守望天山的老兵陈俊贵。

陈俊贵1979年9月入伍,参与修建独库公路。在修筑天山公路时,大雪封山,1500多名官兵被困。陈俊贵和班长、副班长等四名战士奉命前往40多公里外送信求援。面对生死考验,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爬行了三天三夜。班长郑林书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陈俊贵吃。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英勇牺牲在雪地里,战友陈卫星脚趾被冻掉,陈俊贵腿部冻伤致残。牺牲前,郑林书嘱托陈俊贵“看护好战友,要完成好任务”。1985年10月,陈俊贵看到了根据这支英雄筑路部队的事迹创作的电影《天山行》后十分感动,也

更加思念战友。他决定放弃在老家辽宁省辽中县的工作,带着妻儿重返天山,到新疆乔尔玛烈士陵园为班长等168位烈士守墓,一守就是40多年。

看到这位身着65式军服的老兵,我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,神情庄重地走到他跟前,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一身旧军装、一个标准的军礼把我拉回到40多年前。我怀念在部队时的战友情、训练场上的吼声。我们铺上睡觉头挨头,一口锅里捞稀粥,哨位上站岗严把守,汗在一起洒,血在一起流,胜利挥热泪,庆功饮美酒。

“你也当过兵吧?”陈俊贵向我还礼后说。于是,我们两个同年入伍的老兵坐下来交谈。我给陈俊贵讲述了我们部队发生的一个故事:“一名新兵不小心将拉了环、冒着青烟的手榴弹掉在掩体内。我的第一任区队长雷满军用尽全力将新兵扔出掩体,自己迅速翻越掩体卧倒,在3.7秒内避免了一场伤亡事故。”这就是战友之间的生死情。

在那段军营生活里,我们经手锻炼,结下了纯真的友谊,铸就了钢铁般的意志。如今,我们早已脱下军装,但相互惦记的心永远连在一起。

愿战友情更纯洁,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。

诗风词韵

为她而歌

——乡村任教40年有感

■赵世杰

40年
一万多个日日夜夜
40年
你亲手写下95本日记

二

40年
置身乡村教育
你活成了一株老树
终不悔

你的每一片绿叶
你的每一缕花香
你的每一粒果实

都献给了
你的校园
你的学生
你的土地

三

风吹过
树影婆娑
听见你说
家乡风光独好
你愿意继续
为她而歌

琴房里的四四拍

■于素凯

1998年秋,沙澧河畔的风带着一股干燥的土腥味。18岁的我,捏着一张薄薄的分配通知书走进郾城郊区一所小学。

那时候,学校最像样的家当就是琴房里那台老旧的“星海牌”脚踏风琴。它的漆皮剥落得厉害,像极了老人手背上干裂的皮肤。每次踩下踏板,它都会发出哮喘般沉重而费力的“呼哧”声。我端坐在琴凳上,按下黑白琴键,流淌出的琴声带着几分沙哑与质朴。它像极了这座已经升格为省辖市十余年的小城——褪去了最初的青涩,正笨拙而执拗地拔节,在时代的洪流中用力生长。

那时候,音乐课是“副科里的副科”。琴房的木窗关不严实,冬日的寒风肆意灌入。我只能裹着厚厚的棉袄,反复揉搓冻僵的手指。为了教孩子们识谱,我将简谱一笔一画抄在黑板上,用浓重的方言告诉他们:“这叫‘哆来咪’,咱们漯河话念‘刀来米’。”

有一次排练《歌唱祖国》时,有个男孩总是控制不住抢

拍子。我不忍责备他,指着窗外尘土飞扬的工地轻声说:“你看,盖房子也得按图纸一步步来,快了、慢了都不行。”那时的漯河到处都在盖房子,脚手架如钢铁森林般疯长,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泥土和汗水交织的味道。

时光如梭,一晃28年过去。如今的我已46岁,岁月在眼角刻下痕迹。

学校的音乐教室早已铺上了木地板,锃亮的立式钢琴触键即响,饱满的音色如同秋日里熟透的果实。前些天,当年那个总抢拍的男孩回来了。他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,后备箱里塞满了卫龙的魔芋爽和双汇火腿肠。西装革履的他已是某知名食品企业的区域经理,言谈间满是订单、物流与创新。他笑着对我说:“老师,我现在干的活儿其实就是当年您教我的‘打拍子’。只不过我指挥的是几千号人的生产节奏,快不得,也慢不得。”

那一刻,我的心头一震,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动了心弦。原来,一座城市的崛起不

过是无数人找准了自己的节拍。我常想,我教过的一万多名学生就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音符。他们有的在深圳敲代码,有的在沙澧河边开超市,有的像这个男孩一样把漯河味道卖到全世界。而我,守在这琴房里,看着窗外的悬铃木绿了又黄,看着沙澧河变成旖旎的风景带,看着这座城市从“务农”到“务工”再到“务新”。“务本图强”这四个字,我如今才真正明白。

黄昏时分,我喜欢独自在校园里散步。晚风从河面吹来,带着湿润的水汽和食物发酵后的甜香。远处高楼灯火通明,路上车流如织,那是一座城市蓬勃而有力的心跳。

我闭上眼,耳边仿佛又响起了1998年那架脚踏风琴的声音,“呼哧”声沉重而坚定。四十载光阴,于城市是沧海桑田的巨变,于我不过是琴键的上万次起落。我知道,沙澧大地的歌声里有我按下的一声琴音。这是我作为一名音乐教师献给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四四拍。



国画

杨静作